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六 表二

武林道士惜伯秀

至樂第一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今美為真據美避美處真就美去美樂美惡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
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
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
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富者苦身疾作多
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貴者夜
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
也與憂俱生壽者惜惜久憂不死何之苦也
其為形也亦遠矣列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
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
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
曰忠諫不聽躊躇勿事故夫子胥事之以殘
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
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
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詎諛然如

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
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
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樂無譽天
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
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
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
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
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故曰天地無
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郭象註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以
為有樂邪而至樂無歡以為無樂邪身已
存而無憂擇此為據避處等八者莫足以
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過乃全耳凡厚味
聲色失之無傷於形得之有損於性今反
以不得為憂故愚也內其形者知足而已
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夫遺生然後
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
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列士見善
矣未足以活身善則過當故不同濟躊躇
勿爭唯中庸之德為然有善無善當錄督

以為經舉羣趣其所樂乃不避死吾未知
樂不樂無懷而忘物耳夫無為之樂無憂
而已俗以鏗鎗為樂美善為譽天下是非
果未定也無為而任之是非自定矣百姓
定則吾身近乎存譬夫天地自清寧非為
之所得故物皆化有意乎為之則有時乎
滯也無從出之者皆自出耳無有為之象
皆自殖耳人得無為則無樂而樂至矣
呂惠卿註略而不論

林疑獨註無樂則不憂無身則不死求其
至樂而不憂活身而不死者無有也然則
何為何據何避何處何就何去何樂何惡
雖然亦美為美不為美據莫不據但因時
順理無心於其間者至矣夫天下所尊者
富貴壽善所下者貧賤天惡又以身安厚
味美服聲色為樂求而不得則為苦而憂
懼以此養形亦愚矣富者累於財貴者累
於位身愈壽而憂愈長益遠於性命之理
矣列士忘身而徇名若以為不善又足以
活人必活人而不失身斯為盡善故古之

人忠諫而不聽，踴而多爭，若子胥好爭，反害其身，然不爭名亦不成，是誠有善邪無有邪？今世俗之所為非正，為所樂非真，樂正為無為，所以能有為，真樂無樂，所以能盡樂。吾未知世俗之所樂，果樂邪？果不樂邪？世俗樂於有為，聖人樂於無為，無為誠樂矣，而世俗以為大苦而不能行也。故至樂者無樂，至譽者無譽，夫是非起於有為，唯無為則是非自定，無是非非，心何適而非樂？身何往而不存哉？清寧者天地之德，而天地非恃於清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道出而為物，物入而為象，無從出不知從何出，無有象不可得而見也。職職言各有所主，皆出入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者，天地之道，人位天地之中，豈得無為哉？

奚筭列士敢為而身不免者，以為天下見善故也，是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善名不可必必在全王而已，俗之所為所樂，奔競誣誣，然如將不得已，是以塵妄為樂，而以無樂無譽為苦，是非果未定也。若乃自守分內，性真不移，可以定是非矣。兩無為相合，澹然而象美，從之上下有為而不交，則和氣否塞矣。朕兆之初本無出入形象之迹，然萬物皆自一氣芒芴而來，所謂造物者無物而有物之自造也。人多前識，不能無心安得無為哉？

褚氏管見云：人處幻境之中，難遂者樂難保者生，故是篇首數至樂活身之不可必得，而兼有使人安其素分，無所為據去就於其間，則亦奚樂美惡哉？天下所樂者，富貴壽喜厚味聲色也，而倚仗之機，莫測美善不可常有所下，所苦者貧賤天惡，所求不得也，而能遊乎物初，則已猶可忘何外累之能及今觀，夫富者之苦，身疾作貴者之思慮，善不善者之久憂，不死皆踈外其形去道遠矣。列士之不足活身，亦猶是也。故忠諫勿爭，徐有以啓悟之，則君無過舉，臣得盡職，君臣之盛也。若夫子胥因爭以殘形，亦因以成名，誠有善邪無有邪？觀俗之所樂，果樂邪不樂邪？吾以無為誠樂矣，而世俗以為大苦，則其向背可知。故必知至樂之無樂，至譽之無譽者，然後安於無為，始可以定天下之是非矣。夫欲求至樂活身者，唯無為近之，天地無為而清寧，故萬物皆化，人而能無為，物惡得

不化哉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方其踞鼓盆而歌
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
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
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
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雖
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
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
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數數然隨
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郭註未明而槩既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
者推至理以遺累也

呂註莊子之所貴則孔子孟孫才顏氏而
其制行則若子桑子反子琴張之徒何也
蓋人道之弊天下沈於哀樂之邪而滅其

天理故救之之道為若此

疑獨註莊子饗諸人間不能忘人道故妻
死則鼓盆而歌見其情發乎聲也惠子謂
子已長身已老不為不久死而不哭亦見
其無情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答

以其妻始死也豈得不槩然及察其本無
生無形無氣則果何自而有哉冥於真空
而莫得其昧也精鞠而為物斯有氣有氣
斯有形有形斯有生芒末有象陽之始也
芴未有數陰之始也陰陽之中各有沖氣

氣變而有形有以設飾之形變而有生有
生則有死死相隨如環無端蓋自無氣
無形無生以觀之則萬物者真空而已自
有形有氣有生以觀之則無變而有有變
而無猶四時之運相為無窮人且偃然寢

於巨室巨室指天地萬物譬室中之人人
何嘗不出入於室萬物何嘗不出入於天
地哉

碧虛註聞死感槩人之常情鼓盆而歌假
物遺累也人本無生孰為形氣混乎冥漠
之際相因而有此生今又化而歸無何異
四時代謝而往來無迹推求原本故止世
慮也

庸齋云形變而有生言先有形而後有此
動轉者釋氏云動轉歸風便是此生字四

時行者有生必有死之喻鼓盆之事亦寓
言如原壤登木而歌豈親死之際全無人
心乎聖門之學所以盡其孝慕者豈不知
生死之理原壤莊子之徒欲指破人心之
迷故為此過當之舉便是道心惟微不可

以獨行於世所以有執中之訓李漢老因
哭子而問大惠以為不能忘情恐不近道
大惠答云子死不哭是豺狼也此語極有
見識若其學佛者答此問必墜偏見

莊子妻死章以世情觀之人所難忘者
而處之泰然何也蓋究其形氣之始悉
本於無雜乎芒芴有氣有形形生而情
識愛樂無所不有至若親姻情好假合
須臾耳感者認以為實緣情生愛因愛
生貪滋長業緣生死纏縛害形損性一

何愚哉真人痛憫凡迷方便開喻謂天
下之物生於有有歸於無此自然之理
金石有壞況於人乎須以毒眼觀破世
間使無一毫障礙青天白日萬古靈靈
固已無容憂喜於其間而又鼓盆而歌

者寄聲於無情之物所以矯流俗哀號
痛泣過用其情之弊若云易悲為喜則
亦不免於偏見耳列子載魏有東門吳
者其子死而不哭人問其故曰吾嘗無
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與向無子同
吾何憂焉此達人大觀所以異於俗也
然則外物之儻來不足介懷也宜矣
樛字說之不通當是慨然歎也苦芴宜
讀同恍惚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
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履蹙然
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
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
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
焉

郭註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
若云我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
絕於速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
呂註黃帝之所休則心死形廢如土壤而
不覺柳之生其肘也柳者易生之物以滑

介為事則其初不免驚而惡之終知其生
之為假借塵垢又何惡焉古之所謂觀化
者其道蓋如此

疑獨註黃帝之所休大道也柳陰木左陽
肘柳生左肘陰陽之變也夫生者造物之
假借皆塵垢樛樛何足愛惡易曰通乎晝
夜之道而知明此理也今觀於陰陽之變
化而化及我又何惡邪

碧虛註二人或以支離離散為善或以滑
樛介獨為善觀化空於冥冥之丘峻極之
墟而柳發其肘左取生義夫生者化空之
假借於空論之生為塵垢長景沉之死為
昏夜也是故生生者不生化者不化今
有生乃常生忽化乃常化以常生觀常化
則知常生不真常化不空空化相通於理
何患哉

膚齋云黃帝之所休謂嘗休息於此柳瘍
也今人謂生癢也想古時有此名字假借
喻外物塵垢言至微釋氏所謂四緣假合
是也觀物之變化而化及我言我隨造物

而變也前言履蹙然惡之亦人情也思死
生之理而知其本原便是道心為主又何
惡焉

按柳生左肘其語頗怪諸解略而不論
獨呂註及之偶得管見廣而為說云柳
者易生之木左肘罕用之臂臂罕用而
木易生喻無心無為者之速化也夫肘
動物也柳植物也動植異性形質亦殊
變化而不自知故處乎大冶之中者例
莫適焉儻悟吾生之為假借塵垢則肘
也柳也均為物耳何所容其親疎愛惡
哉由是知萬物與我同一化機然非靜
極無以見所以滑介叔觀於黃帝之所
休而化及之黃帝土德主靜休亦息靜
之義靜者化之體動者化之用觀化而
化及與化俱者也身與化俱何往而非
我此言有情化為無情則無情者亦或
化為有情至樂篇種有幾已下可見皆
造物所化耳行小變而不失大常當無

適而非樂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七

卷三

武林道士楷傳考學

至樂第二

莊子之楚見空齠髻然有形撒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求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髻髻枕而卧夜半髻髻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髻髻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手髻髻深喟感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郭註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無當生而憂死此莊子之旨也

呂註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以其一體而已則世之貪生惡死者固非是樂死而惡生者亦豈所以為一體邪而莊子言此者以世人所病尤在於貪生惡死則南面王樂之說豈無為而言之乎

疑獨註莊子寓言於髻髻相答問以齊死生使人生時安生死時安死則陰陽變化所不能役無為當生而憂死當死而戀生也

碧虛註好生者以世事為樂趣死者以人間為勞唯超死生者可以論其大槩矣。腐齋云髻然虛而堅固從容自得諸子凡子所言也此段說生死之理撰出髻髻一段說也是奇特讀者當求其意莫作實話看

南華致髻髻五問可謂灼見世情憂患之端據髻髻所答則雖有世慮何由及哉觀者往往於此反疑其樂死惡生誤矣蓋見世人貪生惡死營營不息喪失本來之我則此形雖存與死何異故立